

*Theory of  
Darkness* 黑暗

理論

蔡長霖







## 致

語言教學中心的蕙如老師，沒有您的建議，我不會在旅途之中得到這個靈感，可以說沒有您就沒有這個故事。

大同高中的培真老師以及師資培育中心的曉慧老師，你們教導了我何謂善良，如同母親一樣的溫暖並在我迷惘時成為我最後的明燈。

以及我人生的貴人，啟發我、教會我勇敢面對一切的鼎堯老師。  
理性、原則與堅持。

以及我周遭的朋友們，你們的陪伴給了我更多的勇氣去探索人內心最深刻的恐懼與邪惡。

## 序言

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是個會說故事的人，相反的我比較喜歡聽故事。

一年半前我在蘇格蘭通往高地的車上，隨手畫下了一幅插圖。當晚，住在青年旅社的我無法入眠。想著一個多月的旅程，回憶著我的見聞，想著我對於自己信念的堅持，想著那些我曾經看過且深愛的電影。最後我想起了那幅半吊子的素描，我在凌晨五點起床，寫下了故事的大綱，十五個章節，我盡力利用我微薄的知識，希望能在賦予故事生命力的同時，融合我這幾年在感情、興趣與愛好中所交織的內在，加上對一個好故事的執著。於是，我著手寫下了黑暗理論的第一章節。



黑  
暗  
理  
論

我也希望我的故事能讓讀者享受之餘，留下各自獨立的遐想。在大學的最後一年，我很榮幸完成了這個小故事。一年半下來，我需要感謝好多人，沒有你們，我不會有這個靈感，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謝謝你們協助我找到並完成了這個夢想。

最後，希望大家能跟著我一起享受這趟旅程。

Let's do it, shall we?

## 目錄

序言	4
序章	燈塔 9
第一章	喬 11
第二章	屍體 17
第三章	回到現場 35
第四章	道別 47
第五章	新朋友 54
第六章	陌生的環境 60
第七章	過往雲煙 62
第八章	真相 69



黑

暗

理

論

第九章	噩夢與美夢	79
第十章	心魔計畫	84
第十一章	血	92
第十二章	燈塔的光	113
第十三章	進退維谷	116
第十四章	停屍間	119
第十五章	最後的宴會	126







黑  
暗  
理  
論

## 序章 燈塔

他看著前方的燈塔，  
旋轉的光束規矩得一次又一次掃過他的眼前。  
前方的河水緩慢流動著，  
就像靜置的湖面，  
又是一樣的夢境。  
不同於以往，  
這次似乎沒有找不到答案的壓力了。  
他想著。  
即使知道身處虛幻，  
他享受著此時難得的自由，

「嘿」，

聲音出現。

「好久不見。」

她叼著菸，他想，即使他看不到她，他也能聞到那熟悉的焦油味。除了她還有誰會吸那個牌子。

遠方燈塔的光開始閃爍。

「你懺悔了嗎？」

「是的。」

女人微笑著。

「那最後一步就快到了。」

「嗯，快了。孩子，我已經知道方法了。」

距離成功只剩一步了，女人安心地笑著。



## 第一章 喬

十一月的菲柏鎮已經被白雪覆蓋，所有的車輛都被換裝了雪胎。一個男子拿著裝有三明治的紙袋從大門離去，走向路邊等著。不久後，一輛豐田在路邊停下，路旁發抖的男子迅速得跳進了車。

「嘿，小妞，你是我的天使。」

「老喬！你的安全帶沒扣啦！」

「別緊張，我的保險讓我覺得車禍反而是老天眷顧。」

「喬，你說過如果給我載……」

「我會聽從你的指示。」

「非常好，這才是菲柏鎮五十歲老先生該說的話。所以你現在應該要？」  
男子抿了個嘴，試圖表達自己的無奈，

「遵命，懷特女士。」

警探認命的扣上安全帶。

大雪紛飛的路上夏綠蒂不敢超速，不過旁邊的中年大叔倒是希望能更慢一點，畢竟再幾年，退休金就足夠他每天睡到中午再去打高爾夫了，他可不想在享樂人生開始前就失去這條老命。隨著公路慢慢爬升，停車場的路標慢慢進入了視野範圍，警衛亭的玻璃沾滿了水氣，夏綠蒂覺得，即使警衛蹺班也沒有人會發現，不過她不算酸賈維，這個義大利佬每天都很認真的顧停車場，警局的停車場至今也沒出過大問題，而且老賈煮的咖啡很好喝，總是帶著他口中的義大利氣息。

「早安，小夏！還有旁邊的……喬？我還以為你要退休了呢！」

老警衛推了推眼鏡，哈哈大笑了起來。

喬無奈地看了看夏綠蒂，



黑  
暗  
理  
論

「早安，老賈，介意把竿子升起來嗎？」

「可以，不過，你知道的，老規矩。」

「當然。」

夏綠蒂拿起了錢包，抽出了證件。

「恩哼，祝你有個順利的一天，警官。」

清早，菲柏鎮警局裡已經充滿了濃縮咖啡的味道，夏綠蒂替自己和喬盛了一杯，走向了辦公室。

「查理呢？」

「他在廁所。」

坐在櫃檯的胖警察手握著培根三明治，對著走廊指著。

夏綠蒂對他翻了白眼。

「山謬，你剛剛指了反方向，我知道他在抽菸了。」

肥胖的警察繼續盯著電視吃三明治，不願回應。

夏綠蒂走向儲藏室，她聞到了焦油與菸草混合的味道。夏綠蒂始終無法理解這個習慣到底是怎麼來的。她光是聞到菸味就要吐了。還來不及敲門，門就開了。查理從裡面走出來，對她露出了淘氣的微笑。

「你知道我的鼻子還沒有壞掉嗎？」

「今天天氣真好。你聽說了嗎？有個警探為了錢犧牲了自己的同伴，真是有夠沒道德的。」

夏綠蒂知道這個話題不會持續下去，於是她不願多談，

「上次的案件呢？」

「我解決了，兇手是她鄰居，我剛剛在思考新接到的一個。」  
邊說，查理用食指撓了撓鬚角發白的鬍渣。

「鄰居？你是認真的？那個老太婆？用扁鑽殺人？」



「對，不然是用假牙嗎？」

夏綠蒂嘆了口氣，打算單刀直入。

「算了，跟我說說你正在想的新案子。」

「你吃早餐了嗎？」

「對，放心，我不會嘔吐在你身上，快跟我說。」

「好吧。昨天晚上被剖腹的那個，整體感覺很詭異。照片在桌上，有興趣可以看看，但是對於胃不友善就是了。」

夏綠蒂打開了牛皮紙袋，裡面有一疊被塑膠袋包裹的拍立得相片，以及一些紙本文件。夏綠蒂把照片一張張整齊的放在桌上，並把證據的照片依照編號擺放。老夥伴說的沒錯，被害者的腹部被割開，如同剛進入魚市場的鮪魚，大腸散落在兩腿之間，脖子與胸腔分別有一個開放式傷口。應該是刀傷，畢竟沒有其他的兇器可以這麼平滑的切過腹部了，夏綠蒂思考著。

證據內容主要是死者的衣物與車鑰匙和錢包，文件上寫著死者的資料，一名男性、單身、無重大前科。

「查理，我看完了，你有什麼想法嗎？」

「我想看看屍體，然後看看事發的地點。」

「現在？」

「現在。」

「你可以開車嗎？我才剛進來。」

「當然不行，不過你也可以選擇跟山謬一起對帳，當然換會議室燈泡也可以。」

「幫我拿外套。」





## 第二章 屍體

「嗯」查理呢喃著，

耳邊響過警笛的聲音，

時間到了，

他心想。

轉頭他凝視著牆上的現場照片與日期，

辦公室內仍是一片寂靜。

一樣的犯案模式，

日出之前接獲報案並被發現，

一刀胸腔、

一刀頸動脈，

最後在胸口刻上一個字母 L。  
唯一不一樣的，  
這次腹部沒有被剖開，  
內臟不像過去一樣散落在地上，  
而且，  
這次被害人在加護病房，  
而不是停屍間。  
一個月內，  
十起謀殺，  
死者分布各個種族性別。  
受害者幾乎都有一個共通點，  
那就是平凡。



做著平凡的工作，

過著平凡的生活。

指紋、纖維、毛髮，兇手完全沒有留下蹤跡，

基本上，菲柏鎮的警局可以說是毫無頭緒。

畢竟滿是風雪的夜晚，

多數人心中只想著回家罷了，誰會注意小巷中的屍體，或是隔壁鄰居突然的一聲尖叫。

「這人跟惡魔一樣，我們乾脆請政府給市民配發十字架吧！」

山謬呢喃道，說完再把一個甜甜圈塞入嘴中。夏綠蒂不敢相信眼前的胖警察完美符合所有肥皂劇的警察形象。

查理一言不發，

夏綠蒂靜靜的看著這位老夥伴。

她知道他正在思考，她喜歡看著他想事情的樣子，雖然有時候查理追尋答案方式讓她不解，但她仍會照做。

此時電話響了，山謬接起，

「嘿，各位，我們的幸運星睜開眼睛了，有人要去跟他道個喜嗎？」

夏綠蒂看了查理一眼，

她知道，

他還需要時間。

她輕輕地收起了槍跟警徽，

「我去就好，喬，你開車。」

醫院的消毒水與藥味令夏綠蒂反胃，但她鎮定的帶著喬前往被害者的病房。

「他叫什麼名字？」



夏綠蒂問護士，

「雅各。」

生還者全身插滿了管子，好似電影裡的實驗品，脖子與胸口的傷口纏著膠布，其餘的地方沒有明顯的瘀青或挫傷，唯一抓住夏綠蒂目光的是在被害人脖子上的刺青。

這個圖案很像過去的海盜旗幟，不過交叉的骨頭變成船槳，中央的骷髏是一個憔悴老者的臉龐。

夏綠蒂思索著老者是誰，而當時刺青師又是如何描繪出它的。

「你們可以等一等嗎？他真的不適合接受詢問。」

護士不耐煩地說著，夏綠蒂細細地觀察被害人身上的每一處，彷彿回到當年查理帶著她辦案的時光，注意細節，孩子，細節。不過這次，似乎連查理都找不到細節了。

紀錄完畢，兩位探員開著車離去。

片刻的寧靜後。

「嘿，夏。所以……有發現什麼嗎？」喬小聲地問道。

「目前沒有特別的問題，我在整理思緒。」夏綠蒂不耐煩的回應，同時思考著刺青是否有什麼特殊的含意，不過似乎只有電影才會出現那種毫無邏輯的線索，應該把注意力放在行兇手法上，為什麼這次少了腹部的部分，是時間的錯估還是過程出了什麼問題。

「你昨天有睡飽嗎？」

「沒有啊，不過當然比不上你跟查理，怎麼了嗎？」

「我需要一杯咖啡。」

「是，不用糖然後……雙份奶精對吧？」

「不錯，不過你付錢。」



「當然，當然，還需要什麼嗎」

「順便給查理一包駱駝，他應該需要，可以的話直接買一條。」

「好。」

夏綠蒂在駕駛座上看著窗外，喬走向商店，窗外的雪積得老高。冬天的時候這裡到處都是雪，不過今年似乎比以往更冷，讓她的偏頭痛也比以往更嚴重，大氣的變化似乎跟往年不太一樣，或許大家該關心自然了，她思索著。

突然，一聲巨響。

「槍聲？」

她下了車衝向商店，習慣性的右手按著槍套，將身體左側靠著被雪覆蓋的紅磚牆上。

「喬！」夏綠蒂吼道。

得不到回應，她解除配槍的皮扣，拔出貝瑞塔，推開了保險，射擊訓練的

教條在腦海回盪，身體慢慢的靠向出入口。即使靠近門口，因為溫差所造成的霧氣讓夏綠蒂看不見玻璃門後的情況，所倚靠的牆壁比她的手還要冰冷。

她小心推開門，深吸了一口氣。

水霧隨著夏綠蒂顫抖的雙唇飄出，

慢慢的，

她將左腳踏入商店內。

超商的店員倒在地上，

夏綠蒂不太喜歡過度樂觀，畢竟有些情況可以簡單判斷一個人是否還有救。

胸口有個不斷湧出鮮血的開口，從眼窩上那把冰椎似的細刃看來，他這一生差不多走向盡頭了。店員的手仍在細微的抽搐，應該是心臟停止後的神經反應。





夏綠蒂邊思索著，

緩緩地蹲下用左手食指與中指確認心跳，

果然，店員的結局跟她預想的一樣。

她慢慢站起，左手壓著無線電開關，右手的槍仍舉著環顧四周，視野內店裡空無一人。

「這是夏綠蒂，我們有個麻煩，請求支援。」

「喬？」回報完狀況，夏綠蒂再次喊到。

還是一片寂靜，

夏綠蒂將覘孔對準視線。

目前唯一還未檢查的區域是後方的廁所，

「喬，跟我說你沒事。」

說著，夏綠蒂將食指靠在貝瑞塔的板機上。然後她聽見了一個細小的水滴

聲。

還在裡面！

夏綠蒂靠向了廁所的門，水滴在地上的回音交錯著，回音中夾雜著一絲微弱的氣息。

突然間，又一聲巨大的槍響，

「喬！」

她試著把門打開，但門是鎖死的。

用撞的卻沒有任何效果，所以她用右腳朝門鎖的位置使勁地踢，終於，在第二下時門被踹開了。

一股寒風竄出，

廁所的窗戶敞開，

室內外的溫差讓夏綠蒂的關節開始打顫，



右邊淋浴間的簾子上覆蓋著血，

看來水滴聲的來源找到了。

拉開浴簾，夏綠蒂差點吐了出來。她看到了喬，喬也看著她。不一樣的是，他的臉頰被割開，太陽穴還有個大洞，下巴因為失去肌肉支撐而怪異的下垂。他的眼神呆滯，仿佛一具木偶，胸口插著一把刀，上半身依靠在牆上，雙手攤在曾經是腹部的位置，如今只有內臟落在扭曲的大腿上，當下劇烈的疼痛似乎讓他的神經元失調了，導致他全身捲曲成一個怪異的姿勢。

「幹！我的天。」

她發抖的壓著無線電。

「夏綠蒂回報，警員重傷，嫌犯仍在逃逸。」

女警癱坐在地上，無線電那頭傳來了聲音。

「收到，支援會在五分鐘內到達。」

她將無線電的頻率調了一下，

「山謬，我要兩台車跟屍袋，然後閉嘴別問問題。」

看著喬，看到傷口。跟手臂上的痕跡，夏綠蒂一陣乾嘔。她也不是第一次看到屍體，但是這一切太突然了。她感到反胃與頭痛，接著她開始哭，所有的情緒交織在一起，她坐在地上，抱著膝蓋全身發抖，夏綠蒂覺得世界在旋轉，而且四周一片漆黑，她多麼希望這是個噩夢，而上天能行行好讓她從床上醒來。

突然間，她聽到一個輕柔的腳步聲，像是穿著皮鞋踩在浴室的地板上。她抬起頭，眼前除了失去靈魂的喬與灑滿鮮血的浴室外，只有夏綠蒂自己。

天啊，我是不是要瘋了

然後她又一次聽到腳步聲。雖然聲音細微，但夏綠蒂很確定她聽見了什



麼。她拿起槍往外衝，並用盡力氣奪門而出，離開了廁所。

透過破碎的玻璃門，白雪中什麼都看不到。

## 十一 具屍體

夏綠蒂報告完情況後拿起店內的紙杯裝了咖啡，但是一口也喝不下去，於是她回去把它倒在水槽。

此時無線電傳來了熟悉又令人安心的聲音。

「小夏，你還好嗎，我聽說了喬的事。」

「爛透了。」

「恩。」

「他就這樣死了，查理，他明明快要退休了，我的天他連退休計畫都給我看過了。我不該讓他跟我出來的。」

夏綠蒂突然的鼻酸。

「沒有人知道事情會這樣。」

「可是喬……他就這樣犧牲了，我連他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查理，你沒看到現場，他很痛苦地度過最後一刻。而我就在外頭，但我甚至沒看到兇手。」

夏綠蒂說著眼淚又一次滑落。

「這不是你的錯。」

「是我導致的，因為我叫他幫我跑腿。」

「他知道幹這行的風險，他是我們組當初面試時最冷靜的一個，這幾年來他也證明面試結果是對的。」

夏綠蒂沒有說話，

「夏，先回來吧，我跟喬認識了十幾年了，我相信他不會要我們放棄的。」



黑  
暗  
理  
論

「我只是……恩，我馬上回去。」

「很好，等等見。另外，醫院的受害者有線索嗎？」

「目前沒有，現在似乎無法說話，我想護士的說法是對的，我們要給他一天或一段時間等他冷靜下來。」

「理解了，快回來。」

房間的唱片機慢慢放下唱針，

唱針上兩個垂直的線圈慢慢傳遞著電流，

詠嘆調從喇叭流出，

緩緩的迴盪在房中，

三個人圍在火堆前，

哀傷的旋律扣在她的心上，

他輕輕的摸著刀的尖端，  
深吸了一口氣。

發出了一聲孤獨的嘆息，  
就像每一次的行程一樣，  
沒有人問過，

應該說根本沒有人知道，  
什麼是事實，  
或許根本沒有事實，  
對吧？

只有自己會在意。

但是放心，

一切就像計畫一樣。

她想著，





黑  
暗  
理  
論

事情沒有對或不對。

犧牲很重大，但為了那種感覺，一切都值得。

今天很開心，

音樂慢慢的來到了尾聲。

他將刀放進了箱子，

與尖刀形狀的內裡黑色絲絨布空隙契合。

然後看向坐在中間的男子。

「兄長？」他問道。

「嗯？」

「我們是不是還需要兩個？」

「沒錯，孩子，因為你們的努力，大家才能往目標更進一步。」

「所以我們會一起去嗎？」

「當然，收集完後，我會慢慢展示父親的偉大。」



### 第三章 回到現場

查理：「小夏，我想再聽一次，你看到了什麼？」

夏綠蒂：「喬下車去買東西，雪很大，我預期他要花很多時間才能回來。我在車上恍神了……我在想事情，關於過去的一些瑣事。我等了一陣子，聽到一聲巨響，我當時猜測是槍聲。總之，我下了車，然後一切就像我所報告的一樣。」

喬在學校就是查理的死黨，從畢業就跟他一起共事了，甚至還因為一起搞砸事情去指揮交通過。真是諷刺，電影裡長得難看的總是先死，現實中似乎不太一樣呢，想著過去查理輕輕的一笑。不過，他了解喬，這個頑固的人不會希望有人為他哀悼，對他來說這樣太可笑也太沒有效率。

「還有什麼資訊可以跟我說的。」

「兇手速度很快，最先聽到的是聲音，我猜是喬的槍聲，當下只有一次的聲響，加上彈道測試是他的槍，他的虎口之間也有火藥殘留。接下來是我的推論，我認為，兇手本來就在店裡，喬向店員買了咖啡，店員開始準備的時候，喬向洗手間走去，兇手利用這個間隙迅速殺了店員，接著進入廁所攻擊他。唯一的怪事是，我整個過程沒有見到兇手，而且唯一有可能離開的地方就是前門，但我就是從前門進去的。」

「也就是說第一顆子彈是喬擊發的？」

「是，至少我的猜測跟現場的樣子是吻合的。」

「但兇手讓他重傷後再用喬自己的槍了結了他。」

「應該是為了了結他最後的一口氣。」

「我同意。」

他想了想，繼續問，



「而兇手唯一的出路會跟你碰面，但你並沒有看到他。」

「沒錯。」

查理覺得心裡少了個很重要的部分，十三年的情誼就這樣結束了，他跟喬很不一樣，喬擁有天才的頭腦與出眾的長相，女同學都一致相信，喬是著名影星克林伊斯威特的私生子。查理認為自己單純只是比較會推理罷了，其他的部分他完全沒有任何優勢。他很想抽根菸，或是一杯威士忌，此時心中出現喬生命的最後畫面，他試著不去思索他有多無助以及恐懼。

「兇手不是我們預想的隨機殺人，店員死得很不明白，而喬的死亡方式很像我們最近看到的案子，他的剖腹被劃破，加上身上有兩處的穿刺傷口，這需要極大的肌力與動機才會符合這項行為。」查理邊想邊將思緒說出。

「而且喬曾經待過三角洲。我不認為這是單純的宣洩，這次手段很像一種示威，或是暗示。這有極大的機率是我們正在追查的兇手。」夏綠蒂說完後，

拉了張椅子坐下來。

「我懂了，但是我還覺得有一個東西不太合理，那個店員呢，到底是怎麼回事？」查理回應到。

「我認為他只是犧牲品而已，或單純的間接傷害。」夏綠蒂不認為這個倒楣鬼是真的被謀殺的。

「怎麼說，就因為他被殺得很隨便？」

「我……我不是那麼確定，畢竟我當時注意力是在喬身上，等等我會去停屍間看一下。」夏綠蒂承認自己沒有很重視店員的死亡。

「不，我認為你需要現在回去，店員屍體應該還沒運回來。我記得目前回來的車上只有喬，另外，在現場或許能有更多資訊等著你發掘。」查接著說道。



「恩，我會再去一次，你的計畫呢？」理解了他的考量，心裡一部分同意或許店員的部分會有線索。

「我要去停屍間看看他。」他慢慢地走向窗戶，盯著窗外的雪花。

「好，等等見。」

夏綠蒂開著車，早上喬還坐在她旁邊，現在卻只能在黑色的塑膠夾鏈袋被包裹著。回到了店裡，這次超商內拉滿了黃色的警示帶，原本店員屍體的位置改成白色的人型粉筆畫，夏綠蒂在超商裡拍了幾張照片。不過，在店裡繞了一圈，夏綠蒂沒有注意到什麼值得確認的線索。唯一在她心中的疑問，是兇手到底怎麼離開的？廁所有窗戶，但夏綠蒂覺得除非兇手是一隻貓，不然不太可能逃得出去。她模擬了一次自己當時進入商店的經過，但似乎沒有任何幫助。

此時，外面的警員走向夏綠蒂。

警員：「警探，我們現場只有找到喬的彈殼，沒有兇手遺留的證據，屍體

在車上，剛剛雪太大所以我們還沒運回去，如果需要看一眼的話可以跟我們說。」

「有任何巡邏員警看到可疑的人嗎？」說著夏綠蒂的偏頭痛又開始發作了，她揉了揉太陽穴，這次奇蹟似的有效。

警員：「目前沒有，當時的雪似乎幫了兇手一個大忙。」

夏綠蒂：「好吧，你們可以繼續你們的工作，我需要留在這裡想想。」

警員點頭後往外去找同伴聊天，夏綠蒂可以理解為何這種冷到不行的天氣，這些基層警員寧願待在外頭也不願意進到屋內，不過她從不迷信屍體遊魂這一套。

夏綠蒂走向了雪地中的廂型車，拉開黑色夾鏈，店員眼窩內的細刃還在原位，其他部位完好如初，應該跟推測一樣，店員只是剛好出現在錯誤的位置，不過目前沒有法醫的輔助，她也沒有什麼好推測的。她轉身，回到喬最





後出現的位置，血跡已經乾枯，不久後清潔人員就會為了加班費把一切清掉。她看著血液的濺射方向，記錄完細節。此時她突然覺得店員的臉有一點眼熟，不過她馬上停止這種思惟上的無理取鬧。回到警車上，女警拿起對講機。

## 同一時間

中年警探在房間來回地踱步想著嫌犯奇怪的手法與動機。當時，小夏是在車上，喬跟店員在店裡。死亡順序是店員，再來是喬。因為如果順序相反，以相對位置來說店員應該會跑出來向警車求救。不過，如果是以調查部門為目標，等等……如果是這樣，最好的方式應該是先殺了夏，再走回店裡除掉剩下兩個人。但兇手居然放了夏？他多的是把她送上天的機會，但她還是好好地站在這裡。這件事還是說不通。

夏綠蒂：「查理，請回覆。」

「夏，怎麼了？我正要出發去停屍間。」

「好的，等等跟你會合。我剛剛在想，過去的監視器中，除了將獵物固定或擱置在牆上，以及兩把刀的穿刺性傷害加上內臟的掏空，手法還有什麼特徵嗎？」

「獵物？」

「恩恩，被害人。」

查理想了一下，回應到。

「目前我沒有發現太明顯的特徵，不過我認為這次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樣，喬的第一槍若是自己擊發的，代表他有看到兇手的樣子，過去的事件受害人似乎都沒有意識到危機的到來。回到話題，你為什麼這樣問？」

「當時，為什麼他不殺我，這個問題我想不通，我處在一個最容易下手的位置，如果他能在喬發現自己的存在時仍把喬殺了，對付我應該綽綽有餘，結



果我還好好的。」

「問得好，我也是這樣想。另外，過去都是一個受害者，但這次死了兩個人。所以我們可以得到三種可能。一，這是一個模仿殺人。二，他不想浪費時間，畢竟增員隨時都會抵達。三，店員……」

「店員可能看到他的臉。」

「有可能，不過。我們目前可以猜，兇手目標是殺一個人，但過去都是在監視器的死角或暗巷中，而這次被發現，違背了他的原則，所以只能滅了店員的口，不過即使如此，他還是把喬殺了，代表他需要這麼做，他一開始的目標就是殺了喬。我比較困惑的，是為什麼目標是一個警探，冒這個風險背後的動機很詭異。」

「我同意，不過這樣殺店員的動機滿好笑的，為什麼要挑在超商？然後被發現再多殺一個人？」

「這就有待確認了。」查理目前也不知道。

「尋求刺激？」

「不太可能，因為這樣代表他是一個蠢貨，他可以避開所有監視器，卻避不開店員的視線？」他邊拿著對講機，走向衣架提起風衣，跟巡警揮手示意，並指了指外頭的警車，巡警取下車鑰匙遞給他。

「或許店員，等等！店員可能沒有看到他？或許是店員的某個無意識行為會暴露兇手的行蹤？」說完，夏綠蒂的頭痛又犯了，她用手揉了揉疼痛的位置。

「不錯，我去往這方向查，我需要你幫我看一下店員的屍體上有什麼線索。你還在超商嗎？」邊說邊關上車門，

夏：「噢我的頭要裂了。恩，店員還在，我剛剛看了屍體，凶器什麼的都在原來的位罝，到時候要請法醫幫忙一下。對了，查理，我有一個事情要跟你



說……現在時間點不好，這不太方便在外面說，但是這很重要。」

「恩哼？」

「等等！」

無線電傳來了緊張的喘息聲，

「小夏？」

「恩恩沒事了，我剛剛出現了幻覺，應該是說我太久沒有好好睡了，加上今天的事情。」

查理鬆了口氣，「員警他們不是在外面嗎？」

「不不不，是我的問題，我今天一直出現幻聽跟幻覺。」

「你確定沒事？」

過了幾秒，夏綠蒂承認，

「我是該多睡睡了，外面沒有人。我再進去商店周圍繞繞，說不定我錯過

了什麼。你先去看看喬吧，等等見。」

「恩，等等見。」

一切都安靜了下來，對講機的雙方如同真空的宇宙般悄然無聲。夏綠蒂最後一次地拉開了店員的屍袋，她嚇得跌坐在雪地上，屍體還在，但店員的胸腔被掏空了。接著是一聲槍響，夏綠蒂頓時眼前一片漆黑。



## 第四章 道別

查理走向了講台，從喬的手中接過資料袋。

「早安，各位，第一堂課我們可以來互相認識一下，雖然一年後，只會剩下百分之十的同學。不過，我們還是要和善一點，以免被投訴就麻煩了。」

台下傳來一陣笑聲。

「另外，這個早上爛透了，不知道哪一隻蠢豬把課排在早上七點，而且要一路上到中午。講歸講，我們還是得來學學一些知識。在我們都無聊到要死掉前，我們來看看今年會不會有個有趣的夏天。」

喬：「我們想說的是，尋找幾個比較……天賦異稟的人，會讓這堂課有趣點。」

座位上的學生興奮又不安地看著彼此，查理看著喬，感謝喬的補充，他已

經認定了喬有完美的臉皮，他只希望能向喬的親和力多學習一點，雖然台下的女學生似乎不在乎喬的親和力。他看了看講桌上的名單，再看了看台下的新生，第一排有個紅髮女孩吸引了他的注意，查理笑了笑，他知道不管年紀多大，紅髮女孩對他的吸引力永遠那麼強，不禁為自己感到無奈。於是他把掛在胸前口袋的眼鏡戴起，開始審視學生個人檔案。

「總之，我們來認識一下大家吧。」說完他看了看講桌上的名單，卻只看到一張潔白的紙，他眨了眨眼睛，發現自己的講台消失了，不僅如此，他被周遭的黑霧包圍。除了台下的紅髮女孩，所有的人事物，包括喬，都消失在這個詭異的黑暗中。

查理以為自己頭昏了，突然他面前的女孩朝他走來，查理試著看清她的臉，但仿佛一股引力讓查理低著頭望著女孩的跟鞋，她的每一步都讓查理更無法轉移視線。女孩慢慢靠近，並把頭移向查理的側臉，把嘴唇靠在他耳邊，查





理看到了識別證的名牌，夏綠蒂。

女孩細語道：「走吧，時間快到了。」

查理猛然抬起頭，駕駛座的巡警正在拍他的肩膀，年紀真的大了，每次搭車都會不經意地睡去。

「長官，您還好嗎？您剛剛似乎睡著了，大概幾分鐘就到調查局囉！」他試著不去思考剛剛的夢境，用左手解開安全帶。

停屍間位於菲博分局外約二十分鐘車程的一處調查局分部的大樓內，地下室以外的區域都是行政或調查處所，自從醫院數量下降後菲柏鎮官方不得不將大樓的地下室清空，將其改建成為國家犧牲的先驅們，進入泥土前的暫留之地。查理看著牆上的名字，想著喬會怎麼看待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黑色大理石板上。隨著電梯關上門，查理感受到心跳急遽的加速，他拿起一根菸，又放回菸

盒中，喬不喜歡香菸。

走道的盡頭往右拐是喬的遺體，查理不用問就知道，整排走廊只有那間的燈是亮著的，他慢慢轉開了喇叭鎖，看到白布下的人形。拉開白布，他無法想像這個曾經的萬人迷經歷了什麼，他將視線移向旁邊的時鐘，時鐘冷漠的回應著他的心跳。喬曾經跟他說過關於童年的噩夢，每次時鐘的滴答聲會在深夜讓年幼的喬睡不著。他的腹部被粗糙的縫上了，胸骨和左頸的刀口也被處理完畢，查理脫下手套，輕輕地把老友的头髮撥正，如同過去在校園時的帥氣模樣。

「兄弟，真是……遺憾呢。會有一段時間不能一起喝上一杯了。總之，我們得晚點見，先這樣吧。」說完輕輕的將布蓋上，關上燈。



黑  
暗  
理  
論

又一次的精心布局，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職責，

為了完成那幅大拼圖，

男子細心的切下老管家的腹部肌肉，

從這個切口可以看到心臟仍在跳動著，

男子用刀尖把多餘的部位削平，

再輕輕地交給女子。

「嘿，老大。」

女子說道，

「我們這次結束後，還剩下一個對吧？」

此時麻醉藥的效用似乎消逝了，

木桌上的人開始抽動，

無奈手腳都被細鐵線綁著。

鐵線上的倒鉤嵌入手與腳的皮膚，

每次的抽動都讓神經傳達強烈的訊號給大腦，

可憐的老管家試著叫喊，但舌頭在半小時前就被移除了，

他害怕且疼痛地流下眼淚。

慢慢的，

他放棄了。

疼痛讓腦啡再次大量溢出，

管家又一次昏厥。

男子漠不關心的繼續在他的內臟中尋找下一個拼圖的素材，

女子則溫柔地將素材放進玻璃罐中，



每個人的分工都非常精確，半小時後紀錄者拍下了相片，

這次的任務他們失去了一個女孩，

畢竟沒人想過老管家的床邊放著雙管霰彈槍。

老管家在被打暈前朝著女孩胸腔開了兩槍，

瘦小的女孩當下就被三十二粒鋼珠撕裂了。

紀錄者走向女孩念了一串禱文，

接著朝著另外兩個孩子說道。

「走吧，孩子們，這是第十一個了。」

「兄長，我們需要把她帶回去嗎？」

「不用，她已經見到父親了。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完成最後的昇華。」

## 第五章 新朋友

「警探，夏綠蒂有跟你聯絡嗎？」

夏？

「目前沒有，怎麼了嗎？」

「現場員警說夏綠蒂進去超商後就沒有出來了。」

「什麼意思？當時在場的搜查人員都沒人看到她？」

「三位的口述皆一致，她去了命案現場之後，先看了店員的遺體，交代了要調查的線索後就沒人見到她了，儘管我們尋找了一小時，但是雪真的太深了，我們無法快速的搜尋所有可能的位置，我也過問了搜查人員，沒有聽到喊叫也沒有聽到任何詭異的聲音。」

「發出通告，所有巡邏員警幫忙注意夏綠蒂的行蹤，有任何線索第一個跟



我說。」

「長官如果您還需要什么，你知道的，直接打給我。」

「謝謝你，史蒂夫。」

「我的榮幸。」

查理撥通了夏綠蒂的手機，無人接聽。查理在房內來回的踱步，這麼多年他一直秉持著一個原則，不能在辦案時有私人情感，多數的連續殺人犯都是有公式的，即使沒有，也可以在每一次的現場發現他們的個人簽名。經過了這麼多的案件，他以為他看過很多了，更應該說他以為他已經掌握所有需要處理的感受，但這次不同，一天內失去喬，現在夏綠蒂沒有回覆訊息。他感到不適，與未知。

鄉間之路，帶我回家吧，到屬於我的地方，

查理看了看，夏綠蒂的號碼？

查理迅速地按下手機螢幕上的綠色按鈕，電話剛接通就是一聲慘叫。

「先生不管你是誰，救我，拜託你，他會把我殺了。」

「小姐，請問你在哪裡取得這支手機的？」

「我不知道，我醒來的時候就在我旁邊，拜託你，這裡好黑。」

查理心頭一震，他可以感受到口水滑落到了咽喉，再到食道，伴隨著沉重的心跳，他嘗試著喘口氣，彷彿十三年前第一次看見分屍後的受害者一樣。他告訴自己，他需要冷靜，夏綠蒂的手機與她分開不代表她怎麼了。

「好的，小姐，我知道你現在很緊張，我需要幾個事情來幫助你，你慢慢想想看，你還記得你的名字跟你現在在哪裡嗎？」

「恩……我叫維多利亞，大家都叫我維琪，我應該在家裡的地下室，沒記





錯的話我突然眼前一片漆黑，醒來的瞬間就被綁在這裡了。」

「很好，你可以跟我說你的住址嗎？」

「我住在保盧斯波特路上，市集中賣鯡魚的對面。」

等等，鯡魚？保盧斯特路？在荷蘭？

查理瞪大了雙眼，他不敢相信他聽到了什麼。維多利亞，好熟悉又好陌生的名字，到底在哪裡聽過？查理知道現在時間緊迫，他需要盡可能的取得資訊。

「小姐你說你在荷蘭？」

「是的……先生？你還在嗎？先生拜託別丟下我！」

「維琪，你撐著，你認識一個叫夏綠蒂的女性嗎？」

「停下來！不要！歐天啊太痛了！拜託你停下。」

「維琪？怎麼了？」

「閉嘴，你這個混蛋，閉上你該死的嘴。」

電話那頭一陣淒厲的尖叫。

「維琪？」

「這位好管閒事的先生，我在跟我的好朋友欣賞藝術，請你安靜。維多利亞，最後一次，請你閉嘴，不然等等我就要換到腸子，當然，這次會換成大腸，我剛剛消毒過工具了，所以你不用擔心衛生問題，還是你想要肝臟？」

查理可以聽到微弱的啜泣，無助的恐懼經過電話線傳到他的腦中。

「你要什麼？」

「什麼叫我要什麼？你有問題嗎？我本來就沒有要找你要東西，麻煩你幫帮大家，自己掛電話，我的手都是血不能弄髒手機。」

「不要，拜託你不要這麼做，麗莎，拜託不要。」維琪的聲音再一次從話筒竄出。



麗莎？

好熟悉的名字，查理心想，但他沒有任何頭緒。

「好啦，那你要乖乖喔，之後再亂跟陌生人講電話我就會很難過，知道嗎，恩，這才是我的維琪。」

「等等，你到底是誰？」

電話那頭一陣狂笑。

「你還是一樣的執著呢，查理。等我忙完在跟你碰面，先這樣。別擔心，我們一定會再碰面的」

## 第六章 陌生的環境

清醒後，夏綠蒂發現眼睛被蒙上了一層黑布，感到喉嚨非常乾燥，無法發出任何一點聲響，她試著將矇住眼睛的布打開，卻發現眼前根本沒有黑布。夏綠蒂不認為自己失明了，至少她這麼認為。既然沒有失明，只能說她被關在一個沒有光源的地方。於是她開始回想，她記得槍聲，記得店員，或是剩下的店員。接著就失去記憶了。

現在，除了視野一片漆黑，以及無法發出聲音外，手腳仍可自由移動。於是她搜尋了身上與周圍看有無任何能起到作用的物體，除了配槍消失，無線電、手機、手電筒都不在身上。於是她摸了摸靴子，裡面的備用左輪還在，她將舊的手槍從鞋中取出，緊握在手中。



在嘗試的移動一陣子過後，她摸到了一面牆，於是夏綠蒂扶著牆，努力嘗試分析自己的位置與找到離開這個區域的方法。她全身都很酸痛，而且似乎少了什麼。夏綠蒂快速地確認自己的身上沒有任何傷口，應該是自己暈了，她心想。突然，一陣光掃過，夏綠蒂嚇的退了一步，幾秒後又一陣光從眼前由右而左的飛過，如同一座燈塔一樣。詭異的是，這個光是七彩的。至少在這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不應該如此的。她思考著這個不符合現實規則的世界，試著去猜測各種可能。她慢慢的往前走了幾步，發現經過眼前的光更加刺眼，按照常理光源是在正前方，她將食指放在板機上，慢慢的朝光走去。

## 第七章 過往雲煙

回到辦公室是一個享受，因為他可以在裡面自在的吸菸和吃巧克力布朗尼，配熱的牛奶。

查理永遠無法理解，為何長大後大家都對他吃甜食配熱牛奶的興趣報以異樣的眼光。當個開心的成年人似乎跟他的個性一樣非主流。不過他的白日夢在他看見辦公室外的報告書後破碎了。「查理收」，來自那個紅髮學生的實驗規劃。

好吧，你最好讓我驚訝，不然我會因為後悔沒有把二十分鐘給布朗尼與牛奶對你觀感不佳。

查理想著想著不自覺的笑了出來，為自己荒唐的想法感到有趣。他低身拿起了包裹，準備看看這個新人的腦子在裝什麼。



二十年前，同樣的地點，相對老舊的教室內，也有一個喜歡做實驗的怪胎，雖然成績很普通，不過他很愛嘗試一些發明跟器具。教書的幾年下來他遇到很多菁英，極高的智商和反應不在少數，但跳脫常人思考的真的不多。壓克力模塊的實驗不是第一次聽到，但第一次有學生把動物內臟放入壓克力內做成假人模型。而且還做了十個，為了模仿各種身形和肌肉結實度，每個模的大小與延展性還不一樣，真是瘋了，她哪來的時間和材料？連槍的射擊距離都跟上課提的問題相關。在結論後，還有一個小筆記，封面上來還寫著我讀了教授的論文發現其中幾處有點矛盾，教授請勿介意，是關於另一個方向的研究。查理抱著隨興的心情翻了幾頁。

「欸！喬。」

「幹嘛？」年輕的助教從辦公椅轉過來。

「我看到了。」

「經過這麼多年的時光，我們的天才終於發現自己的眼球有用處了？」

「幹，我是說我看到像我們的人了。」

「拜託別把我跟你用長相分類在同一個種類，你的長相會拖垮平均。」

「喬。」

「好啦，你想說什麼？」

「你還記得那個紅髮的女孩嗎，她去翻我以前寫的論文，那篇我嘗試用毒

素測試假死狀態的記得嗎？」

「嗯？有印象，根本有病，誰會幹這種假死的蠢事？」

「反正有個學生去翻我的論文。」

「是不是喜歡做實驗的紅髮孩子？」

「對，我們應該是在說同一個人。」





黑  
暗  
理  
論

「她上次做實驗的時候燒了我的東西，然後記錄在小本子裡，很怪，不過滿特別的倒是真的。」

「這個學生可以觀察一下，記得她的名字嗎？」

「你喜歡無名紅髮妞？」

「別幼稚了，你知道她嗎？」

「好像叫夏綠蒂。」

「不錯，真的不錯。」

「十八歲的部分？」

「兄弟，我們滿久沒有好好地打一場。」

「列入計畫啊。」

「你說上次那個構想？」

「也是，我再考慮一下吧。」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對她有意思。」

「喬，夠了。」

「老查，照我教你的。」

「喬。」

「好吧，不過我永遠會幫助你的兄弟。」

「你的研究規劃寫得很好。」

「謝謝。」

「這個研究規劃可以收起來了。」

「恩？」

「我有另一個實驗需要你，放心，你已經通過這學期了。之後上課時間來我的實驗室吧，我們跟喬有一個項目要一起研究，你願意加入嗎？」



黑  
暗  
理  
論

「好的。」

「然後，你剛剛自稱新生，這是你的第一年？」

「是的，教授。」

「針對接下來的指導教授有什麼想法嗎？」

「教授，如果你不介意。」

「我只是問問你的想法。」

「恩，目前是希望跟隨您的腳步。」

「可以了。」

「你可以離開辦公室了。」

「謝謝教授。」

「恩……教授？」

「請說。」

目。」

「我有一個關於犯罪嫌疑人的剖析研究，希望教授不介意的話幫我過目。」

「再說吧，還有什麼嗎？」

「沒事了，謝謝。」



## 第八章 真相

查理腦中一直想麗莎這個名字跟案件的關聯性。但是目前狀況實在太過複雜，讓他無法釐清思路，聯絡不上夏綠蒂讓他很煩躁，也讓大腦更加無法專注。

「史蒂芬？」

「是？」

「幫我查，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區所有關於麗莎的資料，或是夏綠蒂過去所認識的人有沒有叫麗莎或是維多利亞。」

「了解。」

查理認為他需要重整這一切思路，這件事太怪異了，一個月的連續命案一籌莫展，瞬間失去了喬，然後夏綠蒂失蹤，現在突然又得知維多利亞以及麗莎

兩個新名字。

「長官？」

外頭總機小姐匆匆地跑進了辦公室。

「那位受傷的被害人開口說話了，他說他要見您。」

「史蒂芬，有任何線索直接打我的手機。」

他對著助理說完拿著外套往外走去。

查理仿佛抓到了一絲的機會，在這個走投無路的时间點這似乎是個最後的賭注，他抓起了冬季制服大衣，調查局三個字的縮寫印在背上，他一直不喜歡這件，太招搖了。但是沒辦法，這件衣服能給他許多不用拿證件就有的通行權。

「好，我知道了。」

病院充滿了消毒水與乳膠手套的味道，但跟夏綠蒂不同的是，查理已經沒



感覺了，驗屍這麼多年他最無感的事情之一，就是味道的衝擊。況且，比起外面的溫度醫院算是個好地方了。電梯中同時有一對男女，女人坐在輪椅上頭，男人推著輪椅，兩個人手上戴著一樣的戒指，查理心中盤算著接下來的問題，他需要大量的資訊，越多越好。

打開房門的那一剎那查理深吸了一口氣。

來吧

病房內白色的牆壁和綠色的器具被強硬地塞進查理的視覺裡，他強迫自己的眼睛看向病床上的陌生人，他知道他需要用盡一切擠出所有的資訊。跟護士確認完注意事項後，他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床邊，他開啟了錄音機。

「先生？」查理打量著他。

「先回答我的問題，來自調查局的朋友，你可曾感到害怕？」

查理嘆了口氣，他壓抑住了不耐煩，他沒有時間玩這個。

「您好，我是負責案件的調查組長，您可以稱呼我查理，我知道您剛經歷了無比的痛苦。但是我們急切的需要您的資訊，所以請不要試圖隱瞞您遇害那晚發生的事。」

病床上的人靜靜的看著查理，他的眼神冷靜到查理覺得怪異，甚至，有一點，厭煩？還是嘲弄？以往都是脆弱無助的目光，但是病床上的受害人彷彿沒有任何精神的損傷。

「先生？您當晚有注意到什麼嗎？」

「查理，你知道痛苦嗎？」

「先生抱歉，但是我們的時間緊迫……」

病床上的人嘴角上揚。

查理知道，為了線索，他需要照著規則玩。





「我不會說我了解，但我是知道恐懼的。」

「非常好，我希望你知道，因為我看的出來你很痛苦。」

查理的心中已經不耐煩了，他渴望著資訊。

「先生，我沒有時間繼續下去了。」

「喔不不不，你有永恆的時間。不過先自我介紹，你可以叫我雅各。」

「雅各，您現在可能不願意詳談。但是我希望您可以理解。我們得抓住這個人，他太過危險了。」

「查理，不是他太過危險，是你關心的人有危險，或是她不見了，對不對，我們需要認清自己的，朋友。」

雅各淘氣地笑著，警探疑惑的看著雅各，不發一語。

「恩……承認是好的，你想要找到她，對吧？」

「是的，同時我們也想阻止悲劇繼續發生。」

「所以呢，你是要找你的屬下，還是找你的目標？」

查理沉默著，雅各輕蔑地看著，竊笑了一番後繼續說道。

「好吧。那天晚上，我也是去尋找我的愛人，我們在網路上認識，一起約會了幾周。當天晚上我們打了電話，她傳給了我一些照片，你懂得。」

說到這裡雅各用下顎指向女護士，然後繼續笑了。護士滿臉通紅的別過頭。

雅各接著說，「然後我就出發去找她碰頭，我們約在巷子口，但是當我左轉要離開巷子的時候，我的眼前一片黑，然後我看到了她衝向我，她做了一些事，接著刀就嵌在我的胸前了。」

說完，他的嘴角開始慢慢抽搐。

「一片黑？她做了什麼事？」



嘴角的抽搐停止了，一雙眼睛開始看向周圍的護士，接著又聚焦在警探的臉上。

「恩，我的周圍突然一片黑，就像失明一樣。然後我看到一個長頭髮的女人，她摟住我，然後瘋狂的吻我，接著拿出刀，結尾你就知道了。」  
邊說邊用左手比畫傷口的位置。

「你剛剛說她吻了你？」

「對，而且連舌頭都伸進來那種，就像你在高中時候一樣的饑渴。」  
查理不理會他的挑釁，同時也在消化雅各那段沒有邏輯的證詞。

「恩，除了親你還有任何詭異的行為或特徵嗎？」

「有阿，調查組長，長的像你媽，你問這種廢話幹嘛，當時我痛到想死，你被刀插過一次試試，我當然什麼都沒注意到，除了聽到她一直在聽音樂。」  
「你說她在聽音樂？」

「沒錯。」

「恩，是隨身聽那類的嗎？」

「傻子，我會聽的清楚她撥放器的種類嗎？我不知道，反正她接近我的時候身上有音樂傳出來，可能是小型音響那類的。」

「我知道了。」

查理在腦中思考剛剛得知的資訊。

現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尋找情人的身分，其他線索太過遙遠。

「雅各，抱歉，再一個問題就好，可以告訴我你的情人的住址以及連絡方式嗎？」

「恩，在我手機，最新一個連絡的對象就是了，住址的話我不知道，之前都是來我的地方，我們這次是約在街口。」

「感謝你的配合。」



「對了警探，那個……」

「什麼？」

查理沒有聽見雅各後面的那一段氣音，於是他走向了雅各試圖聽得更清楚，就在他離病床不到半步的時刻，床上的傷者突然伸出了手抓住查理的衣領。查理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並且察覺一個強硬的力道把自己拉向雅各。護理人員還沒有反應過來，似乎在所有人都震驚於這一秒的場面的瞬間，雅各接近無聲的說。

「真相就在你心裡的黑暗中。」

說時遲那時快，雅各咬下了自己的舌頭，速度之快讓血液噴灑在了查理的臉頰，隨後發出了沙啞又恐怖的笑聲，這一切的不真實讓查理傻住了。他呆滯地看著護士們將雅各壓住推向急診室。

查理慢慢地用手帕擦下臉上的血，看著廁所鏡子的倒影，他幾乎認不出了自己。現實中的邏輯與經驗就快要被這次的案子推翻了，查理想著，慢慢離開了醫院，順路點起了一根菸。



## 第九章 噩夢與美夢

查理看著夏綠蒂的雙眼，

快速又不暴力的將她轉過來繼續剛剛的動作，

一隻手搭在她白皙的肩膀，

另一隻手在扶著夏綠蒂的腕骨，

他慢慢的加速直到最後一刻。

然後他聽見了夏綠蒂的聲音，

「真相就在黑暗中。」

雖然是夏綠蒂的聲音，

但似乎不是從這背對他的紅髮傳來，

而是周遭，

更應該說，

是查理腦中的聲音。

「你還沒看到，對嗎？」

聲音消失的瞬間，

一陣提琴聲傳來，

但是是使人不舒服的低頻聲音，

就像許多音響瞬間一起低鳴，

背對著他的紅髮緩緩地轉頭，

查理打了個冷顫，

原本應該是夏綠蒂臉部的位置卻是一片黑，

就像一個黑洞一樣無止盡的黑暗，

隨之而來是一陣刺耳的尖哮。





早晨的電話讓人厭煩，他們就如同停在窗邊的麻雀一樣無禮的吵醒這個寒冷的世界，接起電話他聽見了史蒂芬的聲音。

「組長？打擾了，我聽說了醫院的意外，本來想說等您回來再彙報，但是您沒有回來所以我猜您應該是回去休息了。方便說個話嗎？」

他看了看床邊剩下一口的威士忌，他一向都喜歡威士忌，21年的蘇格蘭威士忌，少一年都不行，他思索了睡著前的景象，腦中卻都是剛剛的裸露又詭異的夢境。

「恩，有什麼想法嗎？」

「是的組長，關於麗莎與維多利亞的資訊有了進展，先說說維多利亞的，她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荷蘭人，母親是英國人，在荷蘭與維多利亞的父親一起扶養她，但奇怪的是在她的紀錄只停留在小學，包括她的家人。」

「消失了？」

「對的，就像人間蒸發一樣。」

「麗莎呢？」

「關於這個，組長，我認為這很詭異。」

「說。」

「昨天我聽見組長講到這個名字的時候我就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感覺，但是當下想不起來。於是我回家苦思了許久我才知道想到。組長，我相信您聽過她是誰。」

「怎麼說？」

「還記得過去您指導大家的時候說讓夏綠蒂參與一個實驗的研究嗎？」

「等等，你是說你們剛入學的時候？」

「是的，當時夏綠蒂在跟我吃飯的時候有提到一個名字，她簡稱她為麗



莎，她跟我說過麗莎是一個給了她靈感的同事。」

「的確有一項研究，不過並沒有麗莎這個人啊。」

「不是的，組長，夏的意思是麗莎給了他靈感，她說跟麗莎聊天的過程她恍然大悟了一件事。」

「好，我會去問問這個名字。」

「然後她當時跟我說，你們在嘗試用一種方法加強審問以及追查嫌疑犯的成效。」

夏居然會跟同學聊這麼多，我還以為這孩子也是個邊緣人。

「是沒錯，的確有這個研究是為了審訊而產生。」

「我記得小夏是跟我說叫做……」

「心魔計畫。」

## 第十章 心魔計畫

「你再說一次你的研究名稱？」

「心魔計畫。」

「心魔計畫？為什麼取這個名字？」

「我們的目的不就是短期內引出目標的恐懼用更……怎麼說呢，科學的方  
式找到證據和真相對吧？而且，你不會也覺得這個名稱超酷的嗎？」

「還不錯，但是這個名字超級像卡通裡邪惡大反派的祕密任務。」

「不會啦，之後它的效果拯救無數生命時，你就會感謝你自己讓我加入這  
個實驗了。」

「好好好，所以這週對這項超酷藥物的研究有什麼發現嗎？」

「當然，我們離成功不遠了！你看看這張表。」



「小夏，我還沒看就發現了一個問題。」

「請說。」

「我跟你說過不下百次要記得把結論一同交上。」

「喔對，馬上回來。」

夏綠蒂回身去拿資料的同時，喬偷偷的抱怨了自己對於睡眠的渴望並對於一大早被學生找來實驗室聽數據分析展現無奈。

「查理，你們兩個自己玩可以嗎？我真的超累，等等還要上課，你不用睡覺但我需要。」

「喬，我的老友，有點耐心，每一步都是對社會的貢獻，況且你也想進入歷史吧？」

查理用手肘推了推學弟，此時夏綠蒂拿著一疊資料走了回來，一臉得意又淘氣的塞到兩個教授的手中。

「恩……邏輯上來說你證明了可以使大腦想起關於極端感受的記憶，但是我們如何確定它不會引導出快樂的記憶呢？你的結論太過倉促了一點。」

「教授，客觀上來說，我也不確定，但是在對於靈長類的實驗上，它們只表現出了害怕以及防衛性的特徵，另外，實驗體在服用了TOD-13後不只變的聽話也變得極度老實。」

「你怎麼知道它是不是老實，靈長類不會人類的語言吧？」

此話一出夏綠蒂臉上的得意瞬間消失了，轉而變成了不確定與膽怯。

「夏綠蒂，關於老實的結論是怎麼得到的？」

查理馬上發現自己的愛徒臉上閃過一絲的擔心。

「夏綠蒂？」

「是的，教授，那個……我已經取得一些志願的人類實驗者同意並進行小量的實驗了。」



「我們有討論過這件事，你有申請嗎？你有知會過我嗎？」

「教授，我真的認為這是可行的，而且這只是短暫的效果，不會有任何危險存在。」

「我說過不行，動物實驗體加上理論的支持，以及大量的評斷後我才會批准臨床實驗，目前理論太過危險，極端的記憶會造成極端情緒，你可知道這有多危險？如果情緒繼續維持呢？如果受試者自殺呢？你在想什麼？你又如何確定何謂小量，小夏，用人類做實驗是最後的步驟，我很欣賞你的天馬行空以及突破，但是有些事情不能疏忽！」

「查理，好了。」

喬輕輕地拍拍老夥伴的肩膀。

「小夏只是想幫忙，但她不小心太過焦躁了，對不對？」

夏綠蒂低著頭不發一語。

「小夏，人類的志願者有幾人？」

「報告，兩位而已。」

「目前身體狀況如何？」

「目前兩位都是健康的狀態，我有定時幫他們安排體檢以及精神鑑定。」

「看吧，查理，小夏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是做錯了，但是下一次她會更好，對吧，孩子？」

「教授，抱歉，我太不謹慎了。」

「恩，今天先休息吧。」

查理看著學生落寞地離開，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知道夏綠蒂是對的，但是他不想讓她承擔責任，至少等一切準備就緒再說。

「埃，老兄，你今天真的口氣不太好。」

「我知道，我只是……」





「想保護她，我懂，但是你也要記得她是你的學生，也就是說你有義務要引導她，十幾年前你也很叛逆不是嘛？況且依照十五年前的名言，反正也沒出事，哈哈記得吧？」

「恩。」

「那就對了，你去找她談談，今晚我們吃個飯，第一輪的酒錢我出。」

查理的表情逐漸放鬆，喬總是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從他們當學生的時候到現在都是如此，一起討論課程，一起承受對他們辦案方式質疑的輿論。

傍晚，三人在酒館內吃著烤肉配著啤酒，任由濃郁的油煙撲向全身。查理看了夏綠蒂一眼，同時夏綠蒂也看了回來。查理的眼睛不自覺的飄向旁邊，他突然驚覺到自己在閃躲，或是……害羞，但此時的掩飾於事無補，所以他裝作沒事的叉起一塊肉放入嘴中。一旁的喬已經敵不了酒精的侵蝕，離開座位去尋找他的第二春了。

此時夏綠蒂緩緩地開口，

「教授，我太魯莽了，我下次會更小心。」

「不，你沒有錯，是我想得太多了，我應該做的是跟你一起尋找解答，而不是罵你一頓，是我沒有做到我的工作。」

「歐……」

夏綠蒂沒有想到查理會主動道歉，她看過很多成績頂尖的同學被轟出辦公室，但她強忍住了驚訝。此時離酒館打烊時間不遠了，店內開始更換音樂的類型，變成老式鄉村的風格。

「小夏。」

「嗯？」

「陪我跳隻舞？」

說完，查理站了起身，伸出左手並用右手點了一下不存在的帽子。夏綠蒂



黑  
暗  
理  
論

將頭靠在他胸口上，心中的惡魔已經開始給予他不該出現的遐想。但他不想面對，至少，他想擁有這短暫的溫柔。

## 第十一章 血

「史蒂芬，雅各的情人身分出爐了嗎？」

「目前只知道縮寫是 E・B，其餘的還在查，然後關於麗莎的訊息我已經放在您的桌上了，紀錄非常完美，連一張停車罰單都沒有。後來離開調查組，似乎加入特警了。」

「還有呢？」

「她跟我還有夏綠蒂是同期的人，滿健談的，似乎某段時間後就不常來上課了，不過這只是我單方面的印象。」

難怪我不記得她。

「有夏綠蒂的消息嗎？」

「目前還是沒有。」



「好，你再幫我找找麗莎跟維多利亞的資訊，如果可以的話同時幫我追蹤雅各的狀況。有需要就用手機找我。」

「了解。」

查理帶上了配槍，然後走向了車，他考慮了一秒要不要讓一位警員陪同，但是打消了這個念頭。他不想冒著風險隨機找一位警員，因為極大的機率他們會很多嘴，查理想要安靜，他需要安靜。

雅各住的地方，算是這個地區的精華地段了。查理在車上看著大樓的外觀，在車上穿上外套再戴上手套。此時他聽見了手機的鈴聲，屬於夏綠蒂來電的鈴聲。

鄉間之路，帶我回家吧，到屬於我的地方

查理迅速的拿起手機，但是什麼也沒有，手機沒有來電顯示，連未接來電

也沒有。到底怎麼了，我腦子是壞了嗎？查理心想。他將手機放回胸前的內袋，下了車。一樣的公式，秀出徽章，進入大樓。沒有意外的，敲門聲後是長久的寂靜，警衛幫查理開了門。

雅各的房間意外的乾淨整齊，客廳沒有電視，只有一組個人沙發與一台鋼琴，廚房的中島有一個竹籃，裡面放了幾顆蘋果。簡單的看了抽屜和角落後，查理往房間移動，潔白的絨毛地毯一路通向長廊後的臥房。

令查理不解的是，臥房內除了床幾乎什麼也沒有，床邊的櫃子上有一個琉璃花瓶裝著幾朵水仙花。窗外的雪堆積在窗緣，查理重新觀察了房間，慢慢的在腦中模擬雅各在房間中的畫面。一個住在精華地段的人，警衛大樓的頂層，精簡的室內空間，一部平台鋼琴、沙發、一張床，加上一束花瓶裡的水仙。查理又想了在醫院與雅各的接觸，總感覺雅各在醫院的表現，不太符合他住處給人的印象。過得還不錯，整體來說很整齊，不像是精神有狀況的人，他到底發



生了麼事？

外頭，風雪依然呼嘯著，查理緩緩從大樓旋轉大門往案發地點走。右轉進入巷子後，查理開始想像著當晚的場景。一樣的雪，更暗的視線，高級住宅區的巷子清理得很乾淨，不過即使是高級社區，深灰色的牆壁與紅磚牆構成的巷子，依然給人一種無形的壓迫感。

他慢慢移動到雅各遇刺的地點，案發地點是巷子的轉角，L字形的巷子左轉即可看向對街的精品街。現場的警示帶已經撤下，地上的粉筆痕早已被雪覆蓋。查理仔細的看了周圍，心想如果自己是雅各，走到直線盡頭後往左看見了兇手，會如何反應。

查理從口袋拿出了錄音機，上面還留有雅各的血漬，他接上耳機。

「我們約在巷子口……。」

雅各跟她約在巷子口，也就是說他在看見愛人前被攻擊。

恩……，事情不太對，防火巷底端離左轉的出口只有兩步的距離，所以雅各是被往回拖然後再被利刃攻擊。不然精品街的燈光和監視器是絕對會照到這個人的。

查理撥了電話給史帝夫。

「史帝夫，把當時雅各遇害的現場照片給我。」

「好的。」

過了片刻，查理的手機傳出了連續的震動。

「謝謝，我收到照片了，還有一件事，你記得當時他怎麼被發現的嗎？」

「沒記錯的話，有目擊者聽到痛苦的尖叫，接著看到有人側躺在路上，胸口有一把刀，報了警，救護車上的紀錄是雅各一上車就告訴急救員有人朝自己攻擊，接著紀錄寫著他失血過量，最後就昏過去了。」





「好的，再聯絡。」

所以雅各遇刺後自己爬了出來求救

查理看了看當時拍攝的照片，然後對照著現場的景物。

照片中顯示血跡是從巷子往外蔓延，最大攤的血跡是在人行道上，所以目擊者沒有說謊，雅各的確是倒在這裡，此時刀子應該移除了，所以傷口的血一瞬間漫延開。而血跡最開始的地方是在他倒地的位置。為什麼有血色的鞋印？他自稱是自己爬出來的，那鞋印是誰的呢？

查理又打了通電話。

「證物組嗎？」

「是的組長，我們能幫您做什麼嗎？」

「我需要證據的檢驗紀錄，三天前猶太區的凶殺案所留下的刀。」

「您是說傍晚的那件謀殺案嗎？」

「是的。」

「請稍等……，警探我用電子檔傳到您的信箱了。」

「謝謝。」

查理看了看螢光劑噴灑後的利刃。

刀口有血，刀子上的血指紋只有雅各的，並在附註欄位註明了說詞，雅各說當時自己將刀抽出。

過了兩秒，查理翻了翻照片，看著被白雪覆蓋的現場，再看看刀子，突然驚覺到一件事，他馬上拿起手機。

「史蒂芬！」

「組長請說。」

「把雅各進入醫院手術前所脫下的衣物清單給我，不，你直接幫我看。」



「恩，好，有要找什麼嗎？」

「清單中有沒有手套？」

「恩我看一下，有的，一對手套，不過這應該不意外吧，當時超級冷。」

雅各自己將手套脫下？忍著刀傷的劇痛在這種氣溫脫下手套？

「組長，你還在嗎？」

「等等說，我有一個發現，我要去找我們的幸運星談談。」

查理快速地回到醫院的重症恢復中心。

「把他給我推出來！」

護士震驚地看著眼前憤怒的調查官。

「我說，把那個渾蛋給我拖出來。」

護士轉頭看了看他的主治醫師，醫師不情願的點了頭。

這一次，雅各不像上次的故作玄虛，他直直地看著查理，用手比了比自己

的嘴巴然後做出了一個無奈的表情。

「那把刀是你自己插的對吧？你也殺了其他十一個人對吧？」

雅各面無表情，他指了指舌頭，再指了指鍵盤，隨後拿起語音版打字。

語音板發出了機械般的男性語音

「警探，很高興見到你。我能幫你做什麼？」

「別再說謊了，我只需要實話。」

雅各微笑著點頭，等著警探的下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被刺傷後會脫下手套？」

查理質問的聲音之大，旁邊的女護士身體圈縮了一下，他意識到自己太激動了。雅各面無表情地看著查理，查理走向雅各並擰住他的右手，壓上鍵盤。

「最後一次機會，不要跟我裝傻。」

機械式的男性聲音再次響起，



「如此資深的警探為何這麼急躁，你在擔心什麼？嗯？」

查理不想讓這個嫌疑犯得逞，但他增加的力道被雅各輕易地察覺了。他的手開始飛快地輸入文字。

「警探，很遺憾的，另外十一個人跟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不過你說的不錯，刀是我插的。因為我的心臟很癢。哈哈哈哈哈，看你一臉疑惑的樣子。不過，我這樣看下來，你對於這幾件事情一點頭緒也沒有，沒有線索，沒有嫌疑人，你，什麼也沒辦法做。這一切是如此的不合理，也是如此的怪異，但你就是想不到原因。」

看著查理迷茫的眼神，雅各補了一句，

「如同你對你自己一樣。」

又是一陣狂笑，但不像第一次，雅各開始全身抽搐，結束後他以一個怪異的姿勢蜷縮在床上。接著手繼續在面板上打字，但這一次卻異常緩慢。查理看

到雅各不同於一開始的傲慢，他的表情異常痛苦且恐懼，查理可以看到他眼珠上淚珠的反光。

語音板再次發出了聲音，但是這次的語句跟雅各的表情完全搭不上。

「警探，你準備好了嗎？」

接著他用驚人的力氣掙脫纏住手的皮套撲向護士，對著護士的頸部一口咬下去。查理衝向雅各並勾住他的脖子，與醫護人員的合作下才把可憐的護士從他口中救出。查理與旁人合力將雅各按在床上，並用皮套與手銬將他固定在上  
面。

此時，他呆滯著看著查理的後方，仿佛有個看不到的人在往自己走近。

然後他開始哀號，像垂死動物看著即將吞噬自身的野獸步步逼近的哀號，手臂開始捲曲，脖子歪向一旁，景象如同地獄一樣。他的鼻子與耳朵流出了鮮紅色的血液，最後鮮血從眼球與口腔流出。醫護人員衝向不停抽蓄的嫌疑犯，



黑  
暗  
理  
論

但雅各的身體似乎在反抗生命的本能，努力的把他的血液往身外運送。白色的床單就像是丟進了紅色的染布缸一樣，接著，查理望著滿臉鮮紅的軀殼無力的倒下。

為什麼會有宗教？

因為害怕？因為恐懼？

不不不，你的問題已經有了一個前題了。

什麼意思？

你要想想問題的本質。

這不就是先有雞先有蛋的問題嗎？

你可以這樣說。

恩……我懂了。

那我再問你一次，為什麼會有宗教？

你的問題也有一個假設，你假設它的存在。

沒錯。

我想它是……主觀的認定後，所加以發想的存在。

你相信神嗎？

我希望它是存在的。

魔鬼呢？

如果神的存在是事實，那魔鬼也有必將存在。

為什麼？

因為平衡是大自然的原則。

你的意思是大自然凌駕於神？

恩……或許神單獨存在的，不過這樣想魔鬼也可能單獨存在。





黑  
暗  
理  
論

也有可能它們是相同物體的不同面向，如同我們一樣。

但黑暗中的光呢？我們可以明確的區分兩者。

恩……很好，那是先有黑暗。

還是先有光？

查理花了四個小時，以及兩顆安眠藥，才到現在的地方。包括查理，沒人知道這是哪裡，不過他靜靜地坐在地上，看著夢境毫無意義的在腦中播放。他希望這能不停的持續下去，

鄉間之路，帶我回家吧，到屬於我的地方，

查理猛然的接起手機，

「夏？」

「查理，我在樓下，你能讓我進去嗎？」

查理不敢相信這熟悉的聲音是真的，他飛快地套上外套衝向門口。透過大門玻璃上模糊的外型他很確定這是夏綠蒂沒有錯。他快速地轉開門鎖，迎面而來的是一個擁抱。他不感受到夏綠蒂外套上的雪，以及她臉上散發的熱氣，同時還能感受到她胸膛因為哭泣的震動。

查理把門關上，另一隻手輕輕地放在夏綠蒂的背上。

「查理，我走了好久，我真的走了好久，裡面好黑，我以為出不去了。然後我覺得好累，真的好累。接著我就躺在地上睡著了，醒來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在你家樓下。」邊說，查理同時感到夏綠蒂因為啜泣所留下溫熱的淚水。

不論夏綠蒂的說詞有多不合理，查理只想抱著她，他曾以為他失去了全部，現在他不想管任何事情，只希望她能不再消失。

「嘿，我們去沙發坐著，然後我們吃巧克力餅乾配一點熱牛奶如何？」



查理慢慢的鬆開雙臂，對夏綠蒂說。

「恩……查理，我們需要談一件事。」

「夏，明天再說吧。」

「查理」

「嗯？」

「明天我就沒有時間了。」

「你在說什麼？」

「查理，我的時間不多了，你還記得我們的研究嗎？」

「夏，明天我們去看雅各的驗屍，你先休息吧。」

「查理！」夏綠蒂吼道：「聽著，我們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時。」短暫吸了口氣，她喘著說：「我們需要把那份研究找出來，我們之前做的成果是錯的。」

查理試著維持理性，他看著夏綠蒂，嘆了口氣。

「好，我聽你說。」

「你還記得我們之前的實驗嗎？跟喬一起做的，TOD-13。」

「是，你當時沒有徵得我同意的實驗，不過結果是好的對吧？」

「實驗結果是好的，沒錯，但它同時有另一個我們無法解釋的現象。」

查理並不記得有任何的現象，但現在不是質問夏綠蒂的時候。於是他讓她繼續。

「當時第一個人類實驗體，其實是我自己，我先將藥物注射再請喬把我鎖在實驗室。幾分鐘後我的確開始有恐怖的回憶。」

「嗯哼？」

「然後什麼也沒發生，就像煙一樣的散去。沒錯，什麼也沒發生，所以我以為失敗了。所以我將結果告訴了喬，並也同時讓自願者試驗。」



「麗莎？」

「對……你怎麼知道。」

「她用你的手機打給我，她似乎還做了很多很恐怖的事情，不過你先繼續。」

「她打給你啊……恩，好，這樣比較好解釋。」

「我在聽。」

「實驗後過了一兩周，她說沒有任何問題，加上另外一個自願者也表示一切安好，短暫的害怕跟噩夢比起來似乎不算什麼，而且思考後我認為這個項目跟當時我們在追查的案件比起來太過於浪費時間，所以我後來放棄了這個開發計畫。」

夏綠蒂喝了一口熱牛奶，繼續說。

「但我錯了，麗莎出了很大的問題，有天她跟我說她看到鬼。你能相信嗎？我們在世界最高科技的調查部門上課，同學卻聲稱看到鬼。第一次我完全不當一回事，過了幾個月麗莎又一次告訴我她看到鬼的事實。她常常在吃飯時盯著門口，然後表現出很害怕的樣子。」

「等等，」查理說道：「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現在的疑惑。」

「聽我說完，我會解釋。」夏綠蒂插話道。

「於是，我開始擔心她真的出事了，我原本認為是精神上的疾病，但我開始看到麗莎身上的傷痕，我才驚覺或許真的有人，或是某個東西，想傷害她。所以我陪她去做了檢查，但每個部門都說一切安好，所以我當下認為或許她需要休息一下。我請了一天的假陪她去走走，那天的她異如往常的開心，我想或許是她真的太久沒有出門，直到那天下午我在她的手臂上看到了一個疤。」

「你沒有想過是藥物的問題？」



「我當然想過，畢竟是在實驗後才發生的，不過我跟另一個自願者都沒有特別的狀況。TOD-13的確不是個經過授權的藥物，但我很肯定它是會自動排除的，畢竟當時是以短期功能為目的開發。至少我當時是這麼認為。」

夏綠蒂深吸了一口氣

「回到剛剛的話題，那個疤很像縫合過後的皮膚，但又同時向胎記一樣。

那天我送她回家後，她就再也沒有來過學校了，之後沒有任何人看過她。我慢  
慢的忘記了這件事，直到前天，我又一次看到了那個印記。」

「喬？」

「是，就在喬的手上。」

「所以你認為喬的死可能跟TOD-13有關？」

「我需要確認最後一個拼圖，喬還在地下室嗎？」

「是的。」

「我想看看他，順便道別。」

說完，夏綠蒂看著查理。

「你相信神嗎？」

「不。」

「我也是，我曾經也是。」





## 第十二章 燈塔的光

夏綠蒂舉著左輪，光源離她越來越近，每次光掃過，繽紛的顏色都刺著她的眼睛。她繼續往前，鼻腔內不知不覺嗅到了潮濕的空氣。燈塔的形狀已經豎立在眼前，夏綠蒂走向一個看似門形狀的木板，輕輕地推了一下。

木板開了，像多數的燈塔，透過燈光映照，她看到了旋轉樓梯。心裡的声音開始爭執，為了是否要繼續往前，還是乾脆用手上的槍結束夢境。不過夏綠蒂目前對飲彈沒有興趣，她靠著扶手，一步一步走向頂層。接近上層可以聽見遠光燈旋轉所發出的噪音，雙眼快速的掃描周圍，同時還要努力維持準心的穩定。黑暗從幾千年來嚇阻著人類，直到現在也一樣，夏綠蒂心想。

夏綠蒂推開了通往光源的最後一道門，控制室內一個女人背對著夏綠蒂。陌生的女人慢慢轉過身，看著夏綠蒂微笑著，夏綠蒂慢慢的放下槍。陌生的女

人把手伸向開關，旋轉的遠光燈瞬間停止，一切再次進入了黑暗。直到夏綠蒂聽到女人向著自己走來的腳步聲。

「好久不見，親愛的。」

這個熟悉的聲音，夏綠蒂不用想就知道是誰了。

「麗莎？你怎麼在這裡？」

「好問題，應該是說，這裡是哪裡？」

「先告訴我，麗莎，我們到底在什麼鬼地方？」

「嘿，注意你的言詞。」

夏綠蒂翻了個白眼。

「麗莎，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而且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冷靜？是你把我綁架來的嗎？」

語畢，黑暗中一陣笑聲。



黑  
暗  
理  
論

「我抓你過來？朋友，我們都會過來，只是時間的早晚而已。而且這不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了。」

此時夏綠蒂感受到頸部被槍口抵著，

「我沒有抓你過來，親愛的，是他帶你過來的。你們注定要一起找到解答。」

## 第十三章 進退維谷

這一次的任務比以往來的更加複雜，  
他們之中有背叛者，

不然警察不會這麼悄無聲息地埋伏在外。

雖然取得了第十二個目標的靈魂，

但兩人費盡了一切才逃出追捕。

原本的計畫根本不管用，

要不是多帶一卷繩索，

他們就要死在一群國家血蛭的亂槍下了。

不過，其中一個孩子在開始時就被子彈射中了肚子，

子彈猶如手術刀一般劃開了柔軟的腹部，



黑  
暗  
理  
論

看到大小腸滑出的一瞬間他就知道這次的救贖需要一個犧牲品。

為了祢，我們會堅持下去，

他扶著另外一個孩子。

似乎一切都說得通了，

父親，

如同您所留下的指示，我們除掉了所有可能的背叛者，

只要能脫離這次的災禍，

我們就能到您身邊了。

他看向了靠在身上的女孩，

女孩大口的喘著氣，左腿的子彈沒意外是穿過股動脈了。

他沉住氣，拉開大門，

即使到了聖地，

警笛的聲音仍在後頭，

他可以感受到自己將要達成使命了。

看著女孩，他溫柔地將她抱起，女孩大腿流出的血液變少了，階梯上一滴一滴的血漬就像紅酒般清澈。

「孩子，我們將要成功，我們要去父親身邊了。」



## 第十四章 停屍間

查理邊開著車邊聽著夏綠蒂的描述，有一部分的他其實在恍神，但他不知道為什麼自己能在這種時候心不在焉。

「恩，這的確是個難以讓人信服的故事。」查理說著，想到這幾天的怪夢。

「對，所以我需要去看停屍間的屍體，包括喬跟雅各在內的十二名死者，我相信這樣可以讓我們找到麗莎，現在她是一切的解答。而且如果我們都跟麗莎說過話，表示她的確存在。」

「對。」

「不過等等，夏，我有一個問題。」

「到車上說，我們要回到停屍間確認最後一個疑點。」

「好。」查理抓起了車鑰匙，眼角看著夏綠蒂走向門廊。

菲薄鎮的雪慢慢開始融化了，查理心想，擋風玻璃的雨刷不像一個月前經常被雪卡住。

「恩，你剛剛想問什麼？」夏綠蒂看著窗外問道。

「我想知道，當時TOD-13製成後，你為什麼不繼續研究？依照我對你的了解，小的成果對你來說也是個誘人的道路，但你居然就這樣停下來了。」

「查理，我記得我當時有告訴過你，總之……TOD-13對於我們實驗室的小白鼠造成了一些影響，我後來怕繼續下去會有很恐怖的結果。所以我果斷停了。」

「什麼影響？」

「他們開始互相攻擊，而且不是一般的亂抓亂咬，它們會瞄準頸動脈攻擊。」





「你擔心人也會開始有這樣的激烈反應。」

「是的。」

「所以你想確認麗莎跟死者的關係嗎？」

「可以這麼說。」

停屍間有兩個入口，一般來說可以從大廳往地下室走，不過也可以從停車場地下室搭乘電梯，再到屍體放置處的大廳，不過多數人會選擇前者。畢竟一樓往停屍間入口處有一個十字架，進去停屍間辦事前禱告一下，多年來已經成為了工作人員的習慣。另外，停車場的電梯多數時間是當作屍體運送的貨梯，這也讓很多行政人員避之唯恐不及。

不過今天這對師徒沒有這麼多的心思，他們要盡快抓到線索。查理上次來的時候，放置喬屍體的那間燈是開的，今天地下室一片漆黑，所以他扳開走廊

燈的開關，但就在燈打開的一瞬間，他聽到了一陣急促地踩踏聲。他看向夏綠蒂，確認自己沒聽錯，接著兩人很有默契地掏出了配槍。

大廳的後方是一個三十公尺的長廊，停屍間分為左右各四間。聲音是在底端的房間發出的，也是喬屍體的存放處。兩人一前一後，如同教科書的示意圖，查理在前方，夏綠蒂在他的右後側。右邊、左邊，然後再右邊，兩人一間一間的開門檢查，交互著守著門口，由另一人打開停屍間的燈。慢慢地，他們到了最底層的一間。

輪到夏綠蒂了，她看向查理，查理點點頭，夏綠蒂開了門，查理跟她背靠著背，專心的看著空無一人的長廊。

「好久不見，查理。」

聲音突然在查理身後傳出，他迅速轉身往後看。令查理疑惑的是，夏綠蒂並不在房間裡。雖然燈是關的，但走廊與其他隔間的光散射至房間中，裡面是



空的。

「你在找她嗎？」

聲音再次出現

「夏綠蒂在哪裡？」

「親愛的，你覺得呢？」

語畢的瞬間，本該存放喬屍體的冰櫃突然傳出了拍打聲。查理不敢相信自己的感官，同時他的偏頭痛到達了前所未有的嚴重，腎上腺素因為緊張而躍昇，他握著槍的手腕不停顫抖著。

「怎麼了？朋友，他不是你兄弟嗎？」

查理走向冰櫃，他祈求這只是個噩夢，他不想這麼做，但他還是不自主地往十三號冰櫃前進。他單手持槍，另一隻手握住了冰櫃的水平握把。

此時聲音出現。

「沒錯！就是如此，懷疑，猜忌，膽怯，去吧，大警探。」

查理拉開了冰櫃，裡面有一具屍體。更應該說是一具骷髏，骷髏有著一頭紅髮，並穿著菲博鎮的警察制服，骷髏的鼻骨部分呈現碎裂狀，如同它的頸部，這就像……

「槍決。」

聲音輕輕地嘆息。

「所以，這次，你想怎麼做呢？」

「閉嘴！」

查理失控的吼道。

「我到底在哪裡？夏綠蒂呢？為什麼要這樣？」

幾秒後，聲音平靜地說，不同於以往的嘲諷語氣。



「查理，你還沒懂，對吧？」

此時，大廳的燈慢慢地暗下，像舞台謝幕一樣。接著是走廊與隔間，一間接著一間。慢慢地只剩查理所在的地方尚有一盞微弱的燈。喀，喀，喀，跟鞋的回音在查理面前的黑暗中出現。

「親愛的，我們的實驗。」

「你到底在說什麼？」

「好好想想。」

聲音又一次浮現，這次它非常輕柔，宛如對情人的耳語。

「查理，對不起，我很愛你，真的很愛你。可是這不是你的錯，所以在你認清事實前，我會陪你再來一次的，我會一直陪在你身邊。」說完，查理感到胸口一陣劇痛，他低下頭，發現身上有一個彈孔，黑色的滾燙液體從中流出。他跪了下來，幾秒後，他倒在停屍間的長廊，隨著黑暗閉上了雙眼。

## 第十五章 最後的宴會

半年來，經過了重重的布局，終於，正義在這一一次的行動中占了上風。這群邪教分子選定了目標後，會在目標活著的時候割下器官，並擺成聖經中圖片的姿勢。好在上一次，犯罪集團中有人叛逃，「小女孩」莉莉安跟警隊達成了協議。很遺憾地，莉莉安在當日行動時被受害者槍殺了。雖然這次該保護的目標也犧牲了，但警隊也射殺了犯罪集團的一名成員，同時被稱為「帥氣開膛手」的喬瑟夫。而「神父」與「俏妞兒」的位置已經被鎖定，只要部署完畢，攻堅行動就會開始。為了那些犧牲的夥伴，那些受害者，這次的對決沒有失敗的空間。

「裡面的人，這是最後的機會，快放下武器出來！」

鐵門外五輛警車的警笛震耳欲聾。



「這是最後一次的警告，我們會使用致命武器！」

依然，鐵門內沒有一點聲響。

「長官，小隊長請求允許攻堅。」

無線電傳出了正面的回應。

前後門的鎮暴小隊同時將門鎖炸開。

門一打開的瞬間警隊的菁英一個接一個地衝入豪宅。

檢查完一樓，兩個小隊互相掩護著走上了旋轉樓梯。

在階梯上層小隊長輕拍了前面的隊員，用下巴指了指地板上的血漬，

血漬一路延伸到了二樓走廊底端，底端房間的門沒有完全關上，門縫中路出了黃色的光線。

兩隊人馬靠著走廊的牆壁，慢慢的兩列隊伍向前推進。

到了門口，

「麗莎，準備好，注意指示。」小隊長輕聲地說。

年輕的隊員點點頭，

小隊長拍了拍帶頭隊員的肩膀，

警員一腳踢開門，

眼前是一個男子拿著一把手槍，

手槍指向帶頭女警的胸口。

男子左手還環抱著一個女性，

女性因為失血過多只能靠著男子勉強撐著，

女警舉起了步槍。

接著，

手槍的槍聲開啟了序幕，

步槍的槍聲緊隨其後。





黑  
暗  
理  
論

點三八的子彈向著帶頭女警的心窩衝去，

不過在這之前的一毫秒，

她手中的步槍也開火了。

於是，在手槍子彈鑽入女警胸部，翻滾著進入心臟的同時。

警用步槍的彈頭旋轉著穿過了男子的肝臟，

很遺憾的是，在此之前，它先貫穿男子胸前女孩的腦門。

男子看著女孩後腦杓的窟窿，

哀號著向倒下的女警開了第二槍。

但這也是他的最後一次開槍，

八把警用步槍的連續槍聲在男子身後的牆上畫出了腥紅色的血霧。

小隊長將帶頭隊員的屍體拖出來，

幫她把頭髮撥正，

然後拔出腰間的手槍，  
快步走向奄奄一息的男子。

男子的鮮血淹沒了主臥室，

小隊長の皮靴濺起了滴滴的血水，

她把槍指向男子的前額，

儘管男子的肺臟已經被血所填滿，

二十秒內應該就會失去意識了。

小隊長仍舊拉下撞針，

「下地獄吧！」

她扣下了扳機。

結束了，小隊長想，這麼多年，終於結束了。

此時，無線電傳來聲音，



「維琪，幹得好。」

女隊長深吸了一口氣。

再一次的拉下撞針，把槍口放進自己的嘴。

「嘿，這次，你看到了嗎？」女人問。

「是的，我看清了。」男人慢慢地說。

「看清什麼？」女人追問。

男人沉默了許久，

「我們的罪孽。」

眼前的身影朝男人走來，一個穿著紅色禮服的女子。她的頭髮如衣服一樣的火紅，皮膚如陽光般白晳。男人甚至無法直視她，於是眯起眼睛。

「好久不見了，查理。」

「夏綠蒂？」

「我已經面對了我的懲罰，所以我見識到了璀璨的星空。你呢？」

查理感到眼神再度注視著自己。

「我認罪，夏綠蒂，我是有罪的。以父之名，我認罪，我所承受的苦痛都是我應得的。」

女人身上的光芒漸漸減弱，她走過來抱住了查理。

「親愛的，你終於看清了。」

「這代表我自由了嗎？」查理問。

「不，親愛的。我只會陪你到這裡。」

抱住自己的女人慢慢鬆開了雙手，查理看著她的臉開始扭曲，像漩渦一樣，緩緩地，熟悉的臉龐變成虛無，變成如同黑洞一樣窟窿。這個「生物」低沉的笑了一聲，背後的黑色翅膀緩緩張開。接著，未知的生物說道。



「歡迎，你的旅程，正式開始。」

西元一二六五年五月六日，義大利的佛羅倫斯出生了一個男孩。即使是一個正在沒落的貴族家庭，男孩仍然受到了健全的教育，同時也有著堅定的信仰。慢慢的，男孩成長了。他感受到了這輩子最深刻的情緒，一個他永遠得不到的愛情，即使結了婚，他仍然愛著那個金色長髮的女孩。可惜的是女孩在二十五歲時離開了這個世界，也在男孩的心中留下了永遠的遺憾。更加令他痛苦的，是被自己的國家放逐。

於是，在流亡的期間，他將自己的冒險寫下，冒險的途中他誤入黑暗森林、面對三頭猛獸，幸虧遇見了傳說中的老詩人，詩人告訴他戰勝猛獸是不可能的，說完便帶著他往一個山洞走去。他們與安靜的船夫，穿過了幽暗的長河到達邊境，遇到了許多善良但尚未受洗的靈魂，詩人告訴男孩前方的路還很長。經過長途跋涉後，他從地面，到地心；從地心，到天空。

男孩也看到了自己魂牽夢縈的女孩，女孩陪著男孩經過了最後的旅程。最後，男孩完成了這個沒有人完成過壯舉。他從人間，到了地獄，再到煉獄，經過了淨界山到了天堂，最後回到人間。往後的百年，宗教各派系對於這段旅程充滿了敬畏與尊重。

有趣的是，地獄的細節，多年來，各家學者就宗教的邏輯對此爭論不休。畢竟何謂原罪，模糊的標準是個誘人的議題。不論如何，百年來有數不清的解釋。有人說，這本詩集是為了諷刺當時的羅馬政權，有人說，他是在利用宗教讓自己的放逐顯得有意義。不過，也有一派堅信，他見識了最邪惡與最神聖的存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黑暗理論／蔡長霖 著。 —初版。 —臺中市：白象文化，2020.8

面：公分。——

ISBN 978-986-5526-61-0（平裝）

863.57

109009415

## 黑暗理論

作者 蔡長霖

校對 蔡長霖

發行人 張輝潭

出版發行 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412台中市大里區科技路1號8樓之2（台中軟體園區）

出版專線：（04）2496-5995 傳真：（04）2496-9901

401台中市東區和平街228巷44號（經銷部）

購書專線：（04）2220-8589 傳真：（04）2220-8505

專案主編 陳逸儒

出版編印 林榮威、陳逸儒、黃麗穎、水邊、陳煒婷、李婕

設計創意 張禮南、何佳誼

經銷推廣 李莉吟、莊博亞、劉育嫻、李如玉

經紀企劃 張輝潭、徐錦淳、黃姿虹、廖書湘

營運管理 林金郎、曾千熏

印刷 普羅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2020年8月

初版二刷 2021年8月

定價 非賣品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版權歸作者所有，內容權責由作者自負



白象文化

印書小舖  
PressStore出版雜誌

出版・經銷・宣傳・設計

www.ElephantWhite.com.tw



自費出版的領導者



購書 白象文化生活館





